

中国现代
文学馆
青年批评家丛书

吴义勤 李洱 主编

文学现场对话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吴义勤 李洱 主编

文学现场对话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现场对话录 / 吴义勤, 李洱主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6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22622-3

I. ①文… II. ①吴… ②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0500 号

书 名: 文学现场对话录

著作责任者: 吴义勤 李 洱 主编

责任编辑: 黄敏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622-3/I·263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1.5 印张 279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丛书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二十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为了加快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建设的步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从2011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并希望把客座研究员制度与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问题不仅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整个青年作家队伍乃至整个文学的未来都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青年评论家成长滞后，特别是代际层面上70后、80后批评家成长的滞后，曾经引起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焦虑。因此，首批客座研究员的招聘主要面向70后、80后批评家，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学术平台为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经过自主申报、专家推荐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杨庆祥、霍俊明、梁鸿、李云雷、张莉、

周立民、房伟等7位优秀青年评论家成为首批客座研究员。

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客座研究员制度行之有效，令人满意。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批7位青年评论家在学术上、思想上的成长和进步非常迅速。借助客座研究员这个平台，通过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例会和学术会议，他们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姿态快速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重视同代际作家的创作，对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青春文学等最有活力的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研究，有力地介入和参与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对青年作家的研究及引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70后、80后批评家的代表，他们的“集体亮相”，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带动了一批同代际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标志着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7位青年批评家的成就与风采，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推出这套“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评论家丛书”，希望这套书既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又能够成为青年批评家们个人成长道路的见证。

是为序。

吴义勤

2012年金秋于文学馆

题 记

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是中国作协党组经过认真研究后决定的。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有多方面考虑：从现代文学馆的层面说，是要充分利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学术资源，推动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的建设；从文学事业的层面说，是要为加强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工作，培养和凝聚文学理论评论人才，积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经验。聘任的首批客座研究员主要是“70后”、“80后”的青年评论家，我们希望把这些佼佼者聚拢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来，使之更有力地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和研究，更多地发挥作用。

对于文学批评家有两个经典的比喻。一个是古罗马评论家贺拉斯将批评家比喻为“磨刀石”，把作家比喻为“钢刀”。18世纪法国思想家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援引贺拉斯的话表示批评家应“愿为磨刀石，虽不能切削，却使刀刃锋利”。另一个是鲁迅先生将批评家比喻为“铁栅”。他说：“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诸位青年才俊正值大好年华。祝愿你们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勇于创新，成为砥砺创作文学精品的“磨刀石”，成为抵制有害文学的“铁栅”，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的讲话》

2011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充分利用自身学术资源，加强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工作，促进当代文学发展，陆续组织以70后、80后青年评论家为主的首批客座研究员就当代文学热点及主要问题展开讨论，收入本书上部。首批客座研究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中国作协创研部教授霍俊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莉，巴金文学馆副馆长周立民，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房伟。第一次讨论会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著名批评家、博士生导师吴义勤教授主持。以后各次讨论会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副主任、著名作家李洱主持。本书下部分收入了这些客座研究员的其他几篇对话。

目 录

丛书总序 吴义勤 3

题记 5

上 部

“非虚构” 3

非虚构与虚构 20

短篇小说写作的现状与可能

——以蒋一谈、劳马、邱华栋、阿乙为中心 56

长篇小说的“中国化”及其他 97

这个时代的网络文学 138

下 部

《白鹿原》：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177

莫言、诺奖及其他 198

在历史现场打开一代人的诗歌卷宗

——关于《尴尬的一代——中国 70 后先锋诗歌》的对话 219

“21 世纪的先锋派”

——蒋一谈短篇小说三人谈 233

路遥的当代性 248

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化困境

——我们身处的时代与文化环境 275

文学现场、大学课堂与文学教育

——从莫言获奖说开去 316

上 部

“非虚构”

时 间：2011 年 7 月 19 日

地 点：中国现代文学馆 B308 会议室

主持人：吴义勤

参加者：梁 鸿 周立民 张 莉

李云雷 霍俊明 房 伟

吴义勤：非虚构写作是目前比较热的话题，李冰书记问我，什么是“非虚构写作”，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是纪实文体跟小说文体等融合的文学趋势，可能纯虚构文学已不能满足小说家创作的需要，因此，这个话题是很值得讨论的。《人民文学》作为非虚构文学的阵地，特别是推出了梁鸿的作品《中国在梁庄》，影响很大。作者梁鸿今天也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先就这个话题讨论一下。

梁 鸿：好吧，那我就作为一个非虚构写作的实践者先来说一下感受。说实话，被冠以“非虚构作家”的这一名头我非常意外，也很意外由此引起了一种文学现象和这么多的讨论。在这之前，我并没有想到我写的这个东西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但是，在写之前，我自己有几个基本的想法：第一，写出一个我所看到的“真实的”乡村，因为在当代乡土文学中，尤其是近二十年，太少看到“真实”了。那么多的关于乡土乡村的文学作品，可真实的乡村是什么样子，却越来越模糊。感觉眼前像有一团迷雾。第二，绝不用学术语言去写，既不用社会学的

理论术语，也不用文学的诸多术语，我想的就是让更多的读者愿意看，并且能看懂。第三，不要有文学的野心，不要在语言上弄得天花乱坠，云里雾里。当然，这也与我的能力有关，我的确写不出像莫言、贾平凹老师那样的语言，但我也一开始就放弃，就是直抒胸臆，让农民自己也发点声。

但在大家的讨论中，专家的、文学界的、社会界的、媒体的，包括网上一些普通读者的发言，我发现，这些最初的想法成为双刃剑，大众特别认同这些，而专家又非常否定这些。社会学界认为对乡土社会理论发掘太浅，文学界认为过于粗糙清浅，不像文学。总之，其实是两面不讨好。包括《中国在梁庄》获得的一些奖项，我挺开心，但是又有非常不开心的地方，因为获奖时大多不是归为文学类，而是社会生活类的居多。这可能也说明我的创作的确有问题。所以我一直在思考非虚构和纯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以后该怎么写。我现在又去农村和各个城市作调查了，我常常在思考怎样能写得既有真实性，又达到一种社会深刻性，达到一种文学性，同时，又能展示我个人的学术性，呵呵，想要几面讨好。但我知道这不可能，我还是要有所取舍的。毕竟，《中国在梁庄》不只是我个人的叙述，还有农民的声音。所以“非虚构文本”究竟该怎样写作，它的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在哪里，由此，怎样再次思考并界定文学的精神存在——这是我很困惑的地方。我认为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关于这种文体的很好的结合点。就大众观点来看，其实是试图把这一文学创作和文体形式规约为经营化和媒体化的东西，去除它的文学功能，而变为某种新闻化的素材。

周立民：梁鸿非常担心她写的东西不文学，可我觉得当下的文学创作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太“文学”。太文学了，就造成李陀等人反思过的“纯文学”。但我始终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一些人所提倡“纯文学”是有着特殊的语境和积极意义的。它要摆脱政治话语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与当时来势凶猛的商业大潮相抗衡，在这样的前提下，

作家强调文学的“纯”是想保持文学的独立性，想坚持人文理想和精神。其实，那个时候的文学何尝“纯”过？无论是张炜的《九月寓言》，张承志高呼的“清洁的精神”，还有苏童、叶兆言等先锋作家那些历史重述，哪一个写出的不是作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可是，到今天文学的纯却不是这个样子，今天的纯是“文学”将自己封闭起来，或者说文学只有自己的体内循环，却没有与外界的大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封闭造成了某些文学作品的苍白无力、精神萎靡。所以，我认为，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越来越狭隘而不是越来越视野开阔，我们自己造了很多清规戒律，去规定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且不说它会束缚作家的创作力，而且这种先入为主、画地为牢的办法，也将使文学的空间越来越小。我觉得中国古代“文章”的概念就比当代文学概念中的“文学”宽广得多，大家也用不着为文学而文学，让所谓的职业写作抽空了文学的活力和精神。当务之急，就是要推倒围在文学之外的墙，扩大文学的疆域，将这个社会 and 人的精神更多的东西纳入文本中，文学未必都是一个模式，文学应当有各式各样的，这样的文学才有活力，才真正有所创造。而现在讲的文学，似乎只有一个模式，因为占据人们大脑中的只有这一个模式，所以才有不断的指责，这也不是文学，那也不是文学的。而“非虚构”的出现，恰恰可以打开文学原来封闭的空间，让文学走出一种叙述模式，有另外的与世界的对话方式。

其次，我不觉得“非虚构”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文体，不同意对它的作文体、修辞上的界定，而是觉得非虚构是一种写作姿态，这种姿态调整了在虚构至上的原则下，作家与世界、作家与自我的一种关系。我觉得为了打破经典的现实主义的束缚，而强调的虚构的原则，在今天未免也有矫枉过正之嫌。什么意思呢？特别是自先锋小说以来，虚构似乎成为一个作家创造力的试金石，大家几乎把它等同于想象力，强调作家的想象力没有错，但对虚构的无限度强调会造成另外一种偏执：似乎作家的想象力就来自作家的头脑中，而使得作家严重地轻视或忽

视自己身处的周遭世界，甚至是自己的内心感受。“虚构”此时就形成一种新的遮蔽，使得作家看不清自身，更看不清身处的世界，文学自然而然就成为无病呻吟的个人文字游戏。这种虚构的误导害了不少作家。其实，文字也有它的力量，现实进入到文本中已经不是原本的现实了，叙述本身也有创造的成分在里面。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非虚构起到一种纠偏的作用，它让作家从雾里看花中挣脱出来，直接来面对现实，甚至把自己交给现实，文学的茧有可能由此而打开。

第三，虚构有些时候也让作家欺骗自己，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仿佛只有戴着面具舞蹈让人们看不清他的内心才有本事，其实伟大的作家哪有不面对内心的，或者说一些作家之所以伟大，正是他们首先不放过自己的内心。呼吁“非虚构”，除了关注外在世界之外，还有作家直面自己真实的内心，并把它写出来。张爱玲的《小团圆》，我觉得写的都是她个人的内心伤痛，就这样，她也写了出来。而当代好多作家，只写别人的伤痛，从来都回避掉自己，让我们看不清他的面目，这样的作家没有“形象”可言，没有形象的作家是人们难以记住的作家。

张莉：《人民文学》发表乔叶《盖楼记》时，我注意到它给的栏目叫“非虚构小说”。以前发表的非虚构直接就叫“非虚构”，而这次叫“非虚构小说”，这个有意思。我由此记起冰心当年发表小说《斯人独憔悴》时，《晨报》的栏目名称叫“实事小说”，那部小说写的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青年学生想上街游行但受到家里阻挠的故事。今天我们不能小视“实事”二字，把小说与实事结合在一起，其实具有“现实指向”。发表这小说的时候，作者那栏写着“冰心女士”，“新女性”身份、学生故事及“实事小说”一同构成了“新的文学语境”。——“实事小说”并非编辑一时脑热所设。

之所以由“非虚构小说”上溯去梳理“实事小说”，我想表达的是，新文学有它的传统，从最初，它着力建设的就是“人的文学”以及文学

与现实的关系。鼓励关注现实的创作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今天我们对《梁庄》如此情有独钟，深切表明我们内心有焦虑和困惑——我们当下的文学和现实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梁庄》给我们重新建立了某种关系，即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中国农村的那个现实，或者说，在很多喜欢它的读者看来，从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文学书写与现实世界间应该有的关系。

我以前跟敬泽老师和梁鸿讨论过“非虚构”命名的意义。“非虚构”之于《梁庄》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名称向读者确认了书中所述一切的“非虚构性”，重点是这个“非”字，道出或强调了文本表达内容的特征在于“非虚构性”。所谓“非虚构”，强调的是与“虚构”的不同，强调的是它与“虚构”的不搭界，尤其强调与那种失真的、苍白的没有生命力的文学写作类型不搭界。如果《梁庄》发表时栏目设置是“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会有这样的影响力吗？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正是对“非”字的强调，非虚构这一文体在今天的中国文学语境中焕发了另外的语义指向，刷新了我们关于文学创作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想象。简单来说，《梁庄》旁边这个标签就是在不断地提醒、告诉读者，“看吧，这里村庄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这就是我们身处的现实”。通过这样的提醒，我们看到或确认了我们认为的“真实”和“现实”。

历史上一直就有这样的文体，比如说我们大家都觉得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也都是非虚构啊。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它们在今天没有说服力了呢？可能是“报告”二字在今天让人接受起来不顺畅了？“报告”的说法，潜在说明表达的东西中有一些是被隐藏的、是需要隐藏的、是被进行了选择的。报告文学在文学史上是有过辉煌的，但是，也得承认，今天，报告文学的写作也的确出现了问题，它的写作现状导致了我们对于报告文学的理解“僵化”、“程式化”、“概念化”了。我觉得，“非虚构”的提出是重新使读者和作者一起正视和理解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也使一种文体重新复活、具有新的生命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非虚构命名的意义。

第二点，我想讨论“什么是好的非虚构”。我看到乔叶的《盖楼记》时一愣，觉得有意思。老实说，《梁庄》之后其他的非虚构文学并没有引起更大的反响，为什么？主要是给我们提供的现实的信息量不够。但是《盖楼记》不一样，关于拆迁，我们的媒体虽然一直在热烈讨论，虽然信息很多，但基本是同质化的，是单向度的，即，我们接收到的全是被拆迁者无端受伤，当然，这是真实的也是非常令人遗憾和难过的。但就拆迁本身而言，作为读者，我们所知道的是不是也有信息的不对称？《盖楼记》补充了那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比如，我们小说中一般总喜欢想象农民就是作为底层的受伤害的农民，而这个文本中出现的是作为“人”的农民，那种经济意义上的“人”，他们如何算计，如何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遮掩的啊，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农民兄弟也是人啊。

我为什么读这小说的时候一愣呢，是因为我意识到她的写作视角“与众不同”。回头说“什么是好的非虚构”。《梁庄》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想看到的现实、我们乐意接受的那个现实，它毫无疑问是一种好的“非虚构”，但是，也还有另一种好的非虚构文学类型存在，比如它表达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完全不能想象的潜流、漩涡，我们接受起来也有些困难的。《盖楼记》写了一个让我们接受起来不容易的人与事，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文学中很少出现过的农民，即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人”、被各种利益牵扯的“人”。我可以举个例子，不是一个非虚构的文学文本，是纪录片文本，《中国》，就是安东尼奥尼拍的那个，他拍的是1972年的中国。

吴义勤：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阵子《人民日报》天天批判。

张莉：是吧，这个“中国”我完全陌生。安东尼奥尼是左翼电影导演，他特别想表现社会主义中国，中国政府热情接待了他，这个历史